

东吴名家·鲁敏

以己之身，丈量所在的天地

鲁 敏

摘 要：本文从两本回忆录谈起。无数的写作者，以一己之身来记录其所走过的世界。以《此情无法投递》《六人晚餐》《金色河流》直至《此时此刻》四部长篇为例，探讨身为写作者的“我”如何找到时代的切口、面孔与尺度；以小说作为工具，来丈量我所在的这一方天地。

关键词：《此时此刻》；鲁敏；面孔；时代

草木春秋，日升月落，此生何为？这或是所有生命个体常会在某个苍茫瞬间一闪而过的念头，这无关野心或宏旨，而是一种自不量力却又极为严肃的自我拷问。微渺如我，随着年岁渐长，同样有此动魄之虑：一个所谓的以写作为职业、为专业、为志业的人，到底能够创造出什么？

先想讲两册闲书，前几年读的，当时也做过读书笔记与读者分享，这里摘录其中部分内容。

一册是《陶庵回想录》^①。作者陶亢德是江南小户人家出生，只念到小学毕业，加上短期师塾，15岁即离家到苏州当店铺学徒，后转道东北谋生，1930年代来上海开始在《生活》周刊做事，一步步编辑《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并创办人间书屋、亢德书房，主持太平书局等。从回忆录中可以见出，陶先生干着十分典型的编辑差事：策划选题，往来勾连，组稿讨稿催

稿，纸务编务印务，增删校对，收支周转，发放稿费。

然而，他留下了这一本回想录，带着他的性格及他一生的路径，借由回忆重新归拢起文学史、杂志史、出版史的边角往事。这些篇章是陶先生晚年编书译著之余陆续所写，整体呈现出一种毫不避讳的坦然气息。这个不讳，既包括对自己，他的种种阴差阳错之选，错看时势，或为保全，而做出的艰难求援与偏侧之选；也包括不以名人为讳的，一一谈及与邹韬奋、林语堂、徐訏、周氏兄弟、郭沫若、陈独秀、茅盾、老舍、郁达夫、冯玉祥、丰子恺、戈宝权、苏青等各路人物交往的细节，他们的性格刚软、经济往来、字迹好坏、男女事情等。他所俯仰迎送的，皆是经纬之用的一时人物，或早就成名，或正在通往成为革

^① 陶亢德：《陶庵回想录》，北京：中华书局，2022。

命家、学问家、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或出版家的大师之路。只有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踏入出版界以来至80年代初离世,始终就是一位“编辑”先生。不管《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或权重,大抵都算在大名鼎鼎的主编或创办人名下,从普通读者角度看,他终究是一个后台的操持性的无名者。

无名者亦有无名者的方法,他以一生的回忆与记录,如摇晃的灯火,烛照出20世纪中叶中国出版与文化界的生态与样貌:当时的人们如何穿过命运,是轻拿重放,还是重拿轻放;是雾笼无声,还是抓铁有痕;是水停舟止,还是投石激浪。林林总总,与我们通常从文史研究中所知,或有相左,或为辅证,或乃拾遗,或为修正,实在别有价值。我钦佩他这样作为一个人的一生,他对自己的持重与交代。

再讲一册《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①。这是一名普通德国人对青少年时代的一段回忆,时间为1914—1933年,请注意这个时间节点,1914年是一战爆发前夕,1933年则是第三帝国元年。身为纯种雅利安人的哈夫纳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这给他提供了贴近前沿的站位,得以对德国当时的国家机器运转状况、社会气氛流转、诸种力量角逐、不同人群之情势加以观察、分析、解读,别具说服力,也别具现场感。哈夫纳从小就以一种“待在家中的战士”的方式,密切关注着一切与战争、武力、征服、集体、胜利等相关的讯息,这从侧面呈现出哈夫纳这一代德国人的国族意识与征服体质,同时也可从他家人、亲友、社区人群的诸种行为中,得以窥看到当时的战况对德国经济与政治策略的影响,比如当时的经济大溃,马克兑美元汇率一度达到“4.2兆比1”^②的惊人数据,经济摧毁对民众的信心打击是釜底抽薪、难以修复的,德国人的日常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随之而来的,是老欧洲的传统价值观诸如正义、公平、友爱、扶助、奉献等悠远的人性之光开始在德国大众中疲软、衰退直至大面积沦丧。哈夫纳与身边青年时代一批好友因处于高压境遇中而互相疏离、陷入敌意与试探直至彼此背叛。普通国民在心理、生理和思维上的

困局也有明显迹象,哈夫纳写道:“自从1933年以来,德国已经重复出现了千百万个精神病学案例……大多数德国人今天若非罹患了精神疾病,至少也处于严重的歇斯底里状态。”^③

通过他的观察、记录,对当时所处时空的链条梳理与逻辑性前瞻,纳粹如何一步步裹挟推动整个德国时局的走向,有着解谜般的清晰呈现:它何以从一个噱头般的小党一跃而成为国内第二党,并一步步既扩大范围又收紧绳索,围剿了普通德国公民的自由意志、独立思考与良心底线,使绝对多数的民众成为其隐形的默然的庸众合作者。这本书直到哈夫纳1999年去世后,才被其子从他的遗物中发现手稿,并在次年整理交付出版。此书一出即引发全球销售热潮,媒体及二战研究者认为:“这本小书足可取代一整个书架的报道文学作品。”^④

这两册书,不论所写内容,写作者的教育、职业、所处地域、生活轨迹、价值所求等可以说是天地之别,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以“生年不满百”的短促一生,以一己之笔,丈量和雕刻下他(她)所遭逢的巨流河,以微渺之身秉烛行舟,映照出其所在时空中的波光粼粼与深长阴影。换个角度看,在令人仰望的宏大历史之外,这些更带有个人视角、线条与细节的作品,这些一笔一画、有粗有细、草草莽莽的加入,才能帮助人类文明的记忆大厦更为立体、丰饶、多汁。

书海沧沧,恒河沙数,或可套用托翁那句话:失败的无意义的写作各各不同,但富有价值的书写总有其动人的力量或核心要义。这种穷一己之身来记录其所走过的世界的写作勇气,或可算其中之一,并在经年累月的长期阅读中,不断影响和强化着我的写作观,尤其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我似乎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努力为

①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周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②④ 周全:《译序 良知即为其心中之尺度》,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周全译,第3、2页。

③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周全译,第234页。

之的意识:我也要找到一个切口,一张面孔,一个尺度,尽我所能地,以小说作为工具,来丈量我所在的这一方天地。

我比较早的长篇《此情无法投递》^①,其核心事件为1980年代中期的“严打”,此事在当时,有一种警世般的道德架空,当时八面来风万物勃发,经济生产与社会思潮都极为活跃,然而公共道德与伦理尺度却处于一个应激式的收紧期,遂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主要侧重于打击公共空间中的两性边际交往行为,两三年之内,全国各地城市乡野,各种的“从重从快从严”。当时我正是少年期,却也混在大人后面,看了几次令人震惊的现场,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成年后又听闻朋友家一个邻居的故事,在“严打”中失去儿子之后,为了捱过干枯、残缺的家庭生活,这对老夫妻又生了一个女儿,小女初长成之际,老夫妻却发现世风开放活跃,与国际全面接轨,儿子当年的夭亡已如同一则陈年的荒唐笑话,花朵样的女儿被层层诱惑包围……这听起来只是岁月沧桑于人间之一瞥,却隐隐地包含着一种根本的文学母题,即个体生命的自然天性与社会性规训或公共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张力。

此书后来被译为英、匈、土等六个外版语种,时至今日,这个故事依然有着它的生命力,因为这并不只是一个时代的中国故事,在别的国度别的年代,或因宗教,或因阶层,或因种族,或因律法,或因性别认知,等等,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约束与评判的差异,依然会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唤起相应的回响。作为写作者,你只需要去深切地体验你所在的空间与时间,去感知和抓取到那张激发你的面孔,从理论上讲,这个面孔及其背后的命运,就是人间的,就是恒在的。

1990年代中后期,我所生活的南京城北郊厂区一带,跟全国各地的老工业区一样,正面临着老国营大厂的关停并转,整个厂区像被剪掉所有输液管并扔到半空的重病之躯,周围邻居、亲朋好友、路上行人,彼此见面所谈,都是下岗、买断、内退等刺耳的字眼,那种弥漫于四周的惶然令我极为不安。可走出厂区,来到市中心,却又是生猛求变的日新月异,时代巨人正大踏步向前奔走,是啊,有些人跟着巨人去往了更好的

地方,可也有着边角的螺丝钉般的人正在经历着被拆卸被甩下的残酷。在刺痛中,我突然感到一种近乎无耻的兴奋,这就是一种“不得不写”的感觉。

这就催发出了后来的《六人晚餐》^②,此书就是以1990年代下岗潮为背景,写了两个破碎的家庭里六个主人公的相互伤害与彼此取暖。《六人晚餐》后来拍成了一个小成本的文艺片,也陆陆续续翻译成了八个语种,其中瑞典语版本还得到了瑞典文化部2020年度好书奖,意大利语版本再版过口袋本,等等。包括最近几年参加各种国内国际书展,不同语言的读者都还会不断提及此书。

是啊,世事流动,背景更换。随着产业更迭,尤其是AI的冲击,1990年代中国的所谓下岗大潮并非历史,到今天,在世界各地,在每时每刻,人们仍然在经历着断断续续的失业待业与再就业,人们依然要坐在他们的晚餐桌边,去共同面对彼此的失败与茫然无措。我很高兴我写出了其中的一帧,独属于我当时所在的南京城北厂区的人们,同时也是属于所有被时代巨人裹挟着的无数远方与未来的人们。

前面这两本书的正向反馈,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确认到,这样一种切己、贴身的“丈量”式书写,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到了写作《金色河流》这本长篇,我对于把自己作为最大取景器、作为一手记录者的尺度之用,更有了自觉的紧迫感。这个紧迫感来自年岁,来自我对前面走过的三四十年的强烈感受,来自我对于改革开放这个巨大背景的真切感悟:作为一个创作者,生于此,长于斯,我在场,我亲历,我见证,我应当找出一个面孔来写出这一时间段的丰沛与复杂。

或者也是因为我在江苏吧,在长三角,在沿海。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带有个最大的特产,就是“小老板”。可以说,各行各业大大小小,无所不在无所不见,每个人张开手指数出四五个熟人,当中就会有一个小老板。我们好奇、打探、

① 该著由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初版,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再版。

② 该著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初版,2017年再版。

看不起、妒忌、羡慕、向往、攀附、打秋风、赞美。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在生产，在赚钱，在创造出我们的吃喝日用，在参与着小到旅游鞋、手机，大到游戏、电影、高铁等一切社会环节，曲折地合力地推动着物质生活的进步。小老板啊，可不仅仅是我们这里的特产，更是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现实的集中载体，比如官商关系、合作契约关系、雇佣双方的资本关系、传统的江湖兄弟或人情恩怨关系、财富背景下的亲情与代际关系等等，这多好啊，我不写身边的这些小老板还写谁？

《金色河流》后来获得了不少肯定，在对外输出的过程中，如中东欧和南美洲等地的各语种读者，他们迫切地想了解：到底中国人在过去四十年，如何飞奔出这样的速度，这里的人们如何创造出这样的亮光闪闪，这过程中，这里的人们又在发生着什么变化，他们被物质侵蚀了还是滋养了？他们的人生由此变得更加复杂了还是更加美好了？等等。

写到这里，就要说到新长篇《此时此刻》了。写长篇真如走台阶，每一级都是在前一级的基础上往前走的，这里面包括对文体的认知，包括对形式和内容的权重，包括与读者的反馈互动，包括自己对生命与生活的理解，等等，甚至也包括作为一个带有“丈量”意识的写作者，在时间上的某种接力：从《此情无法投递》到《六人晚餐》再到《金色河流》，其叙事背景分别为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背后的风景和物质，从匮乏到思变，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到大步流星，好像是一条无限的上升线，直到我们来到此时此刻。

最近这五六年，全球的地缘格局与经济形势，包括国族内外的复杂关系，科技与人类的

互动，战争或瘟疫的频发，等等，都把整个外部世界带入了一个似乎是充满着失去与跌宕的地带，我所感受到的温度、气息与寒凉，人们的表情、动作与背景，再一次地让我既痛楚又兴奋——对，就是那种熟悉的“不得不写”的感觉，一种必须得为此时此刻写下一本书的冲动和需要。我要找到那张面孔，来雕刻这个时代的性格与肖像，我要用我的体感我的喜哀，并且在最近的距离里，来写当下的失去，以及人们如何在处置和面对这些失去，如何走出冰封地带，艰难地但令人尊敬地重建起他们的新生活。

从长篇这个文体来看，越是写近前的生活，似乎就越是不易，甚至带有一点冒险。好在这不是我第一次如此这般，前面的长篇都是这样一本本写出来的，这就是我的尺子，我的工具，我的方式，我的角度。只不过这一次走得更近了，近到这一片天地上似乎还没有多少脚印可以追寻。但没关系，我愿意打这一场贴身战，用这一支短秃之笔，用这一份无畏的热情，也包括我的弱点与局限，来写下此时此刻，如同本文开头所说，这正是我作为写作者，对这份职业、专业、志业的态度与决心。

【作者简介】鲁敏，1973年生于江苏，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现居南京。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西湖文学院首届西湖作家。代表作《此时此刻》《金色河流》《六人晚餐》《奔月》《梦境收割者》《虚构家族》《不可能死去的人》《墙上的父亲》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作品译为英、法、德、匈牙利、意大利、瑞典、波兰、俄、荷兰、韩、土耳其、阿拉伯等十九个语种。